# 中阿含經/卷第 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四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（一八）業相應品師子經第八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鞞舍離，在彌猴水邊高樓臺觀。

爾時，眾多鞞舍離麗掣集在聽堂，數稱歎佛，數稱歎法及比丘眾。彼時，尼乾弟子師子大臣亦在眾中。

是時，師子大臣欲往見佛，供養禮事，師子大臣則先往詣諸尼乾所，白尼乾曰：「諸尊！我欲往見沙門瞿曇。」

彼時，尼乾訶師子曰：「汝莫欲見沙門瞿曇。所以者何？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，亦為人

說不可作法。師子！若見宗本不可作則不吉利，供養禮事亦不吉利。」

彼眾多鞞舍離麗掣再三集在聽堂，數稱歎佛，數稱歎法及比丘眾。彼時，尼乾弟子師子大臣亦再三在彼眾中。時，師子大臣亦復再三欲往見佛，供養禮事。

師子大臣便不辭尼乾，即往詣佛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，而作是語：「我聞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，亦為人說不可作法。瞿曇！若如是說，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，亦為人說不可作法，彼不謗毀沙門瞿曇耶？彼說真實耶？彼說是法耶？彼說法如法耶？於如法無過、無難詰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師子！若如是說，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，亦為人說不可作法，彼不謗毀沙門瞿曇！彼說真實，彼說是法，彼說如法，於法無過，亦無難詰。所以者何？師子！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，亦為人說不可作法。師子！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可作，亦為人說可作之法。師子！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斷滅，亦為人說斷滅之法。師子！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可惡，亦為人說可憎惡法。師子！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法、律，亦為人說法、律之法。師子！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苦行，亦為人說苦行之法。師子！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，亦為人說不入胎法。師子！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安隱，亦為人說安隱之法。

「師子！云何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，亦為人說不可作法？師子！我說身惡行不可作，口、意惡行亦不可作。師子！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污之法，為當來有本、煩熱苦報、生老病死因。師子！我說此法盡不可作。師子！是謂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，亦為人說不可作法。

「師子！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可作，亦為人說可作之法？師子！我說身妙行可作，口、意妙行亦可作。師子！若如是比無量善法與樂果，受於樂報，生於善處而得長壽。師子！我說此法盡應可作。師子！是謂有事因此事故，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可作，亦為人說可作之法。

「師子！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斷滅，亦為人說斷滅之法？師子！我說身惡行應斷滅，口、意惡行亦應斷滅。師子！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汙

之法，為當來有本、煩熱苦報、生老病死因。師子！我說此法盡應斷滅。師子！是謂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斷滅，亦為人說斷滅之法。

「師子！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可惡，亦為人說可憎惡法？師子！我說身惡行可憎惡，口、意惡行亦可憎惡。師子！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汙之法，為當來有本、煩熱苦報、生老病死因。師子！我說此法盡可憎惡。師子！是謂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可惡，亦為人說可憎惡法。

「師子！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法、律，亦為人說法、律之法？師子！我為斷貪婬故而說法、律，斷瞋恚、愚癡故而說法、律。師子！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汙之法，為當來有本、煩熱苦報、生老病死因。師子！我為斷彼故而說法、律。師子！是謂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法、律，亦為人說法、律之法。

「師子！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苦行，亦為人說苦行之法？師子！或有沙門、梵志裸形無衣，或以手為衣，或以葉為衣，或以珠為衣，或不以瓶取水，或不以魁取水，不食刀杖劫抄之食，不食欺妄食，不自往，不遣信，不來尊、不善尊、不住尊。若有二人食，不在中食，不懷妊家食，不畜狗家食，設使家有糞蠅飛來，便不食也。不噉魚，不食肉，不飲酒，不飲惡水，或都無所飲，學無飲行；或噉一口，以一口為足，或二口、三、四，乃至七口，以七口為足；或食一得，以一得為足，或二、三、四，乃至七得，以七得為足；或日一食，以一食為足，或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日、半月、一月一食，以一食為足；或食菜茹，或食稗子，或食穬米，或食雜[麩-夫+廣]，或食頭頭邏食，或食麤食；或至無事處，依於無事，或食根，或食果，或食自落果，或持連合衣，或持毛衣，或持頭舍衣，或持毛頭舍衣，或持全皮，或持穿皮，或持全穿皮；或持散髮，或持編髮，或持散編髮，或有剃髮，或有剃鬚，或剃鬚髮，或有拔髮，或有拔鬚，或拔鬚髮；或住立斷坐，或修蹲行，或有臥刺，以刺為床，或有臥果，以果為床，或有事水，晝夜手抒，或有事火，竟昔然之，或事日、月、尊祐大德，叉手向彼，如此之比受無量苦，學煩熱行。師子！有此苦行我不說無。師子！然此苦行為下賤業，至苦至困，凡人所行，非是聖道。師子！若有沙門、梵志，彼苦行法知斷滅盡，拔絕其根，至竟不生者，我說彼苦行。師子！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，彼苦行法知斷滅盡，拔絕其根，至竟不生，是故我苦行。師子！是謂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苦行，亦為人說苦行之法。

「師子！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，亦為人說不入胎法？師子！若有沙門、梵志當來胎生，知斷滅盡，拔絕其根，至竟不生者，我說彼不入於胎。師子！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，當來有胎生知斷滅盡，拔絕其根，至竟不生，是故我不入於胎。師子！是謂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，亦為人說不入胎法。

「師子！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安隱，亦為人說安隱之法？師子！族姓子所有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者，唯無上梵行訖，我於現法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，我自安隱，亦安隱他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。我已安彼，便為生法，眾生於生法解脫，老法、病法、死法、憂慼染汙法，眾生於憂慼染污法解脫。師子！是謂有事因此事故，於如實法不能謗毀，沙門瞿曇宗本安隱，亦為人說安隱之法。」

師子大臣白世尊曰：「瞿曇！我已知。善逝！我已解。瞿曇！猶明目人，覆者仰之，覆者發之，迷者示道，闇中施明，若有眼者，便見於色。沙門瞿曇亦復如是，為我無量方便說法、現義，隨其諸道。世尊！我今自歸於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世尊！猶如有人養不良馬，望得其利，徒自疲勞而不獲利。世尊！我亦如是，彼愚癡尼乾不善曉了，不能自知，不識良田而不自審，長夜奉敬，供養禮事，望得其利，唐苦無益。世尊！我今再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世尊！我本無知，於愚癡尼乾有信有敬，從今日斷。所以者何？欺誑我故。世尊！我今三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」

佛說如是。師子大臣及諸比，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師子經第八竟(二千四百一十三字)

（一九）中阿含業相應品尼乾經第九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釋羈瘦，在天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尼乾等如是見、如是說，謂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業因苦行滅，不造新者，則諸業盡，諸業盡已，則得苦盡，得苦盡已，則得苦邊。我便往彼，到已，即問：『尼乾！汝等實如是見、如是說，謂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業因苦行滅，不造新者，則諸業盡，諸業盡已，則得苦盡，得苦盡已，則得苦邊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如是。瞿曇！』我復問彼尼乾：『汝等自有淨智，我為本有，我為本無，我為本作惡，為不作惡，我為爾所苦盡，為爾所苦不盡，若盡已，便得盡，即於現世斷諸不善，得眾善法，修習作證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

「我復語彼尼乾：『汝等自無淨智，我為本有，我為本無，我為本作惡，為不作惡，我為爾所苦盡，為爾所苦不盡，若盡已，便得盡，即於現世斷諸不善，得眾善法，修習作證，而作是說，謂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業因苦行滅，不造新者，則諸業盡，諸業盡已，則得苦盡，得苦盡已，則得苦邊。尼乾！若汝等自有淨智，我為本有，我為本無，我為本作惡，為不作惡，我為爾所苦盡，為爾所苦不盡，若盡已，便得盡，即於現世斷諸不善，得眾善法，修習作證。尼乾！汝等可得作是說，謂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業因苦行滅，不造新者，則諸業盡，諸業盡已，則得苦盡，得苦盡已，則得苦邊。』

「尼乾！猶如有人身被毒箭，因被毒箭則生極苦，彼為親屬憐念愍傷，欲饒益安隱故，即呼拔箭金醫。箭金醫來，便以利刀而為開瘡，因開瘡時，復生極苦，既開瘡已，而求箭金，求箭金時，復生極苦，求得金已，即便拔出，因拔出時，復生極苦，拔金出已，薄瘡纏裹，因裹瘡時，復生極苦，彼於拔箭金後，得力無患，不壞諸根，平復如故。尼乾！彼人自有淨智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本被毒箭，因被毒箭，則生極苦，我諸親屬見憐念愍傷，欲饒益安隱我故，即呼拔箭金醫，箭金醫來，便以利刀為我開瘡，因開瘡時，復生極苦，既開瘡已，而求箭金，求箭金時，復生極苦，求得金已，即便拔出，因拔出時，復生極苦，拔金出已，薄瘡纏裹，因裹瘡時，復生極苦，我於拔箭金後，得力無患，不壞諸根，平復如故。』

「如是，尼乾！若汝等自有淨智，我為本有，我為本無，我為本作惡，為不作惡，我為爾所苦盡，為爾所苦不盡，若盡已，便得盡，即於現世斷諸不善，得眾善法，修習作證。尼乾！汝等可得作是說，謂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業因苦行滅，不造新者，則諸業盡，諸業盡已，則得苦盡，得苦盡已，則得苦邊，我問如是，不見諸尼乾能答我言：『瞿曇！如是，不如是。』

「復次，我問諸尼乾曰：『若諸尼乾有上斷、上苦行，爾時諸尼乾生上苦耶？』彼答我

言：『如是。瞿曇！』『若有中斷、中苦行，爾時諸尼乾生中苦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如是，瞿曇！』『若有下斷、下苦行，爾時諸尼乾生下苦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如是，瞿曇！』是為諸尼乾有上斷、上苦行，爾時諸尼乾則生上苦；有中斷、中苦行，爾時諸尼乾則生中苦；有下斷、下苦行，爾時諸尼乾則生下苦。若使諸尼乾有上斷、上苦行，爾時諸尼乾止息上苦；有中斷、中苦行，爾時諸尼乾止息中苦；有下斷、下苦行，爾時諸尼乾止息下苦。若如是作、不如是作，止息極苦甚重苦者，當知諸尼乾即於現世作苦。但諸尼乾為癡所覆，為癡所纏，而作是說：『謂人所受皆因本作，若其故業因苦行滅，不造新者，則諸業盡，諸業盡已，則得苦盡，得苦盡已，則得苦邊。』我問如是，不見諸尼乾能答我言：『瞿曇！如是，不如是。』

「復次，我問諸尼乾曰：『諸尼乾！若有樂報業，彼業寧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苦報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『諸尼乾！若有苦報業，彼業寧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樂報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『諸尼乾！若有現法報業，彼業寧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後生報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『諸尼乾！若有後生報業，彼業寧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現法報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『諸尼乾！若有不熟報業，彼業寧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熟報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『諸尼乾！若有熟報業，彼業寧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異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。瞿曇！』『諸尼乾！是為樂報業，彼業不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苦報。諸尼乾！苦報業，彼業不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樂報。諸尼乾！現法報業，彼業不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後生報。諸尼乾！後生報業，彼業不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現法報。諸尼乾！不熟業，彼業不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熟報。諸尼乾！熟報業，彼業不可因斷、因苦行，轉作異者。以是故，諸尼乾！虛妄方便，空斷無獲。』

「彼諸尼乾便報我言：『瞿曇！我有尊師，名親子尼乾，作如是說：「諸尼乾！汝等若本作惡業，彼業皆可因此苦行而得滅盡，若今護身、口、意，因此不復更作惡業也。」』我復問彼諸尼乾曰：『汝等信尊師親子尼乾，不疑惑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瞿曇！我信尊師親子尼乾，無有疑惑。』我復語彼諸尼乾曰：『有五種法現世二報，信、樂、聞、念、見善觀，諸尼乾！人自有虛妄言，是可信、可樂、可聞、可念、可見善觀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如是。瞿曇！』我復語彼諸尼乾曰：『是虛妄言，何可信，何可樂，何可聞，何可念，何可善觀？謂人自有虛妄言，有信、有樂、有聞、有念、有善觀。』

「若諸尼乾作是說者，於如法中得五詰責，為可憎惡。云何為五？今此眾生所受苦樂皆因本作，若爾者，諸尼乾等本作惡業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，是謂

尼乾第一可憎惡。復次，眾生所受苦樂皆因合會，若爾者，諸尼乾等本惡合會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，是謂尼乾第二可憎惡。復次，眾生所受苦樂皆因為命，若爾者，諸尼揵等本惡為命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，是謂尼乾第三可憎惡。復次，眾生所受苦樂皆因見也。若爾者，諸尼乾等本有惡見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，是謂尼乾第四可憎惡。復次，眾生所受苦樂皆因尊祐造，若爾者，諸尼乾等本惡尊祐。所以者何？因彼故，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，是謂尼乾第五可憎惡。若諸尼乾因本所作惡業、惡合會、惡為命、惡見、惡尊祐，為惡尊祐所造，因彼故，諸尼乾於今受極重苦，是謂因彼事故，諸尼乾等為可憎惡。

「我所自知、自覺法為汝說者，若沙門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餘世間皆無能伏，皆無能穢，皆無能制。云何我所自知、自覺法為汝說者，非為沙門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餘世間所能伏、所能穢、所能制？若有比丘捨身不善業，修身善業，捨口、意不善業，修口、意善業，彼於未來苦，便自知我無未來苦，如法得樂而不棄捨。彼或欲斷苦因，行欲，或欲斷苦因，行捨欲，彼若欲斷苦因，行欲者，即修其行欲，已斷者，苦便得盡。彼若欲斷苦因，行捨欲者，即修其行捨欲，已斷者，苦便得盡。若彼比丘便作是念：『隨所為、隨所行，不善法生而善法滅，若自斷苦，不善法滅而善法生，我今寧可自斷其苦。』便自斷苦。自斷苦已，不善法滅而善法生，不復斷苦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本所為者，其義已成，若復斷苦，是處不然。

「比丘！猶如箭工用檢撓箭，其箭已直，不復用檢。所以者何？彼人本所為者，其事已成，若復用檢，是處不然。如是，比丘便作是念：『隨所為、隨所行，不善法生而善法滅，若自斷苦，不善法滅而善法生，我今寧可自斷其苦。』便自斷苦。自斷苦已，不善法滅而善法生，不復斷苦。所以者何？本所為者，其義已成，若復斷苦，是處不然。比丘！猶如有人愛念、染著、敬待彼女，然彼女人更與他語，共相問訊，往來止宿，其人因是身心生苦惱，極憂慼耶？」

比丘答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其人於女愛念、染著，極相敬待，而彼女人更與他語，共相問訊，往來止宿，其人身心何得不生苦惱憂慼？」

「比丘！若使其人而作是念：『我唐愛念、敬待彼女，然彼女人更與他語，共相問訊，往來止宿，我今寧可因自苦自憂故，斷為彼女愛念、染著耶？』其人於後因自苦自憂故，便斷為彼女愛念、染著。若彼女人故與他語，共相問訊，往來止宿，其人於後，身心寧當復生苦惱，極憂慼耶？」

比丘答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其人於女無復愛念、染著之情，若彼女人故與他語，共相問訊，往來止宿，若使其人因此身心復生苦惱極憂慼者，是處不然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便作是念：『隨所為、隨所行，不善法生而善法滅，若自斷其苦，不善法滅而善法生，我今寧可自斷其苦。』便自斷苦。自斷苦已，不善法滅而善法生，不復斷苦。所以者何？本所為者，其義已成，若復斷苦，是處不然。

「彼復作是念：『若有所因，斷其苦者，我便已斷，然我於欲猶故未斷，我今寧可求斷於欲。』便求斷欲。彼為斷欲故，獨住遠離，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山巖石室、露地穰積，或至林中，或在塚間，彼已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敷尼師檀，結加趺坐，正身正願，反念不向，斷除貪伺，心無有諍，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，欲令我得，彼於貪伺淨除其心。如是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斷疑、度惑，於諸善法無有猶豫，彼於疑惑淨除其心。

「彼已斷此五蓋、心穢、慧羸，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禪成就遊。彼得如是定，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趣向漏盡智通作證，彼便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習、知此苦滅、知此苦滅道如真，亦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習、知此漏滅、知此漏滅道如真，彼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則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已，便知解脫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「如來如是正心解脫，得五稱譽，如法無諍，可愛可敬。云何為五？彼眾生者，所受苦樂皆因本作，若爾者，如來本有妙業，因彼故，如來於今聖無漏樂，寂靜止息而得樂覺，是謂如來得第一稱譽。復次，眾生所受苦樂皆因合會，若爾者，如來本妙合會，因彼故，如來於今聖無漏樂，寂靜止息而得樂覺，是謂如來得第二稱譽。復次，眾生所受苦樂皆因為命，若爾者，如來本妙為命，因彼故，如來於今聖無漏樂，寂靜止息而得樂覺，是謂如來得第三稱譽。復次，眾生所受苦樂皆因見也，若爾者，如來本妙見，因彼故，如來於今聖無漏樂，寂靜止息而得樂覺，是謂如來得第四稱譽。復次，眾生所受苦樂皆因尊祐造，若爾者，如來本妙尊祐，因彼故，如來於今聖無漏樂，寂靜止息而得樂覺，是謂如來得第五稱譽。是為如來本妙業、妙合會、妙為命、妙見、妙尊祐，為妙尊祐所造，因彼故，如來於今聖無漏樂，寂靜止息而得樂覺，以此事故，如來於今得五稱譽。

「有五因緣，心生憂苦。云何為五？婬欲纏者，因婬欲纏故，心生憂苦。如是，瞋恚、

睡眠、掉悔、疑惑纏者，因疑惑纏故，心生憂苦。是謂五因緣，心生憂苦。有五因緣，心滅憂苦。云何為五？若婬欲纏者，因婬欲纏故，心生憂苦，除婬欲纏已，憂苦便滅，因婬欲纏，心生憂苦，於現法中而得究竟，無煩無熱，常住不變，是聖所知、聖所見。如是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若疑惑纏者，因疑惑纏故，心生憂苦，除疑惑纏已，憂苦便滅，因疑惑纏，心生憂苦，於現法中而得究竟，無煩無熱，常住不變，是聖所知、聖所見。是謂五因緣，心滅憂苦。

「復次，更有現法而得究竟，無煩無熱，常住不變，是聖所知、聖所見。云何更有現法而得究竟，無煩無熱，常住不變，是聖所知、聖所見？謂八支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，是為八。是謂更有現法而得究竟，無煩無熱，常住不變，是聖所知、聖所見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尼乾經第九竟(三千六百)

（二○）中阿含業相應品波羅牢經第十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拘麗瘦，與大比丘眾俱，往至北村，住北村北尸攝恕林中。

爾時，波羅牢伽彌尼聞沙門瞿曇釋種子，捨釋宗族，出家學道，遊拘麗瘦，與大比丘眾俱，至此北村，住北村北尸攝恕林中。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，周聞十方，沙門瞿曇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、眾祐。彼於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門、梵志，從人至天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，彼若說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義有文，具足清淨，顯現梵行。若見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，尊重禮拜，供養承事者，快得善利。彼作是念：「我應往見沙門瞿曇！禮事供養。」

波羅牢伽彌尼聞已，從北村出，北行至尸攝恕林，欲見世尊禮事供養。波羅牢伽彌尼遙見世尊在林樹間，端正姝好，猶星中月，光曜暐曄，晃若金山，相好具足，威神巍巍，諸根寂定，無有蔽礙，成就調御，息心靜默。波羅牢伽彌尼遙見佛已，前至佛所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，白世尊曰：「我聞沙門瞿曇知幻是幻，瞿曇！若如是說，沙門瞿曇知幻是幻，彼不謗毀沙門瞿曇耶？彼說真實耶？彼說是法耶？彼說法如法耶？於如法無過、

無難詰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伽彌尼！若如是說，沙門瞿曇知幻是幻，彼不謗毀沙門瞿曇！彼說真實，彼說是法，彼說法如法，於法無過，亦無難詰。所以者何？伽彌尼！我知彼幻，我自非幻。」

波羅牢說曰：「彼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，而我不信彼說沙門瞿曇知幻是幻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伽彌尼！若知幻者，即是幻耶？」

波羅牢白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如是。善逝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伽彌尼！汝莫自誤，謗毀於我，若謗毀我者，則便自損。有諍有犯，聖賢所惡，而得大罪。所以者何？此實不如汝之所說。伽彌尼！汝聞拘麗瘦有卒耶？」

答曰：「聞有。」

「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？拘麗瘦用是卒為？」

答曰：「瞿曇！通使殺賊，為此事故，拘麗瘦畜是卒也。」

「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？拘麗瘦卒為有戒，為無戒耶？」

答曰：「瞿曇！若世間有無戒德者，無過拘麗瘦卒。所以者何？拘麗瘦卒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。」

復問：「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知，我不問汝，若他問汝：『波羅牢伽彌尼知拘麗瘦卒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，因此事故，波羅牢伽彌尼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。』若如是說，為真說耶？」

答曰：「非也。瞿曇。所以者何？拘麗瘦卒見異、欲異，所願亦異，拘麗瘦卒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；我極持戒，不行惡法。」

復問：「伽彌尼！汝知拘麗瘦卒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，然不以此為犯禁戒，唯行惡法；如來何以不得知幻而自非幻？所以者何？我知幻，知幻人，知幻報，知斷幻。伽彌尼！我亦知殺生，知殺生人，知殺生報，知斷殺生。伽彌尼！我知不與取，知不與取人，知不與取報，知斷不與取。伽彌尼！我知妄言，知妄言人，知妄言報，知斷妄言。伽彌尼！我如是知、如是見。若有作是說，沙門瞿曇知幻即是幻者，彼未斷此語，聞彼心、彼欲、彼願、彼聞、彼念、彼觀，如屈伸臂頃，命終生地獄中。」

波羅牢伽彌尼聞已，怖懼戰慄，身毛皆豎，即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長跪叉手，白世尊曰：「悔過，瞿曇！自昔，善逝！如愚、如癡、如不定、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我以妄說沙門瞿曇是幻，唯願瞿曇受我悔過，見罪發露，我悔過已，護不更作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伽彌尼！汝實如愚、如癡、如不定、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謂汝於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妄說是幻。然汝能悔過，見罪發露，護不更作。如是，伽彌尼！若有悔過，見罪發露，護不更作者，則長養聖法而無有失。」

於是，波羅牢伽彌尼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「瞿曇！有一沙門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若有殺生者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；若有不與取、妄言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。』沙門瞿曇！於意云何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伽彌尼！我今問汝，隨所解答。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？若村邑中，或有一人，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。若有問者：『此人本作何等，今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？』或有答者：『此人為王殺害怨家，王歡喜已，即與賞賜，是以此人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。』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」

答曰：「見也。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」

「伽彌尼！又復見王收捕罪人，反縛兩手，打鼓唱令，出南城門，坐高標下而梟其首。若有問者：『此人何罪，為王所戮？』或有答者：『此人枉殺王家無過之人，是以王教如是行刑。』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」

答曰：「見也。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」

「伽彌尼！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若有殺生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。』彼為真說，為虛妄言？」

答曰：「妄言。瞿曇！」

「若彼說妄言，汝意信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信也。瞿曇！」
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伽彌尼！」復問：「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？若村邑中，或有一人，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。若有問者：『此人本作何等，今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？』或有答者：『此人於他國中而不與取，是以此人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。』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」

答曰：「見也。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」

「伽彌尼！又復見王收捕罪人，反縛兩手，打鼓唱令，出南城門，坐高標下而梟其首。若有問者：『此人何罪，為王所戮？』或有答者：『此人於王國而不與取，是以王教如是行刑。』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」

答曰：「見也。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」

「伽彌尼！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若有不與取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。』彼為真說，為虛妄言？」

答曰：「妄言。瞿曇！」

「若彼說妄言，汝意信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信也。瞿曇！」
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伽彌尼！」復問：「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？若村邑中，或有一

人，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。若有問者：『此人本作何等，今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？』或有答者：『此人作妓，能戲調笑，彼以妄言令王歡喜，王歡喜已，即與賞賜，是以此人頭冠華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，歡樂如王。』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」

答曰：「見也。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」

「伽彌尼！又復見王收捕罪人，用棒打殺，盛以木檻，露車載之，出北城門，棄著塹中。若有問者：『此人何罪，為王所殺？』或有答者：『此人在王前妄有所證，彼以妄言欺誑於王，是以王教取作如是。』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」

答曰：「見也。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」

「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？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若有妄言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。』彼為真說，為虛妄言？」

答曰：「妄言。瞿曇！」

「若彼說妄言，汝意信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信也。瞿曇！」
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伽彌尼！」

於是，波羅牢伽彌尼即從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「甚奇！瞿曇所說極妙，善喻善證。瞿曇！我於北村中造作高堂，敷設床褥，安立水器，然大明燈，若有精進沙門、梵志來宿高堂，我隨其力，供給所須。有四論士，所見各異，更相違反，來集高堂。於中論士如是見、如是說，無施無齋，無有呪說，無善惡業，無善惡業報，無此世彼世，無父無母，世無真人往至善處，善去善向，此世彼世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

「第二論士而有正見，反第一論士所見、所知，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有施有齋，亦有呪說，

有善惡業，有善惡業報，有此世彼世，有父有母，世有真人往至善處，善去善向，此世彼世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

「第三論士如是見、如是說，自作、教作，自斷、教斷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煩憂慼，搥胸懊惱，啼哭愚癡，殺生、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、飲酒，穿牆開藏，至他巷劫，害村壞邑，破城滅國；作如是者，為不作惡。又以鐵輪利如剃刀，彼於此地一切眾生，於一日中斫截斬剉，剝裂剸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積，因是無惡業，因是無惡業報。恒水南岸殺、斷、煮去，恒水北岸施與、作齋、呪說而來，因是無罪無福，因是無罪福報。施與、調御、守護、攝持、稱譽、饒益，惠施、愛言、利及等利，因是無福，因是無福報。

「第四論士而有正見，反第三論士所知、所見，如是見、如是說，自作、教作，自斷、教斷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煩憂慼，搥胸懊惱，啼哭愚癡，殺生、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、飲酒，穿墻開藏，至他巷劫，害村壞邑，破城滅國；作如是者，實為作惡。又以鐵輪利如剃刀，彼於此地一切眾生，於一日中斫截斬剉，剝裂剸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積，因是有惡業，因是有惡業報。恒水南岸殺、斷、煮去，恒水北岸施與、作齋、呪說而來，因是有罪有福，因是有罪福報。施與、調御、守護、攝持、稱譽、饒益，惠施、愛言、利及等利，因是有福，因是有福報。瞿曇！我聞是已，便生疑惑：此沙門、梵志，誰說真實，誰說虛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伽彌尼！汝莫生疑惑。所以者何？因有疑惑便生猶豫。伽彌尼！汝自無淨智，為有後世，為無後世？伽彌尼！汝又無淨智，所作為惡，所作為善？伽彌尼！有法之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。如是，汝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昇進。」

於是，波羅牢伽彌尼復從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「瞿曇！云何法定，名曰遠離，令我因此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我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昇進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，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過夜曉時而作是念：『我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』彼便自見，我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。彼自見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已，便生歡悅，生歡悅已，便生於喜，生於喜已，便止息身，止息身已，便身覺樂，身覺樂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，則心與慈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，二三四方、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與慈俱，無結

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彼作是念：『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，無施無齋，無有呪說，無善惡業，無善惡業報，無此世彼世，無父無母，世無真人往至善處，善去善向，此世彼世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若彼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者，我不犯世怖與不怖，常當慈愍一切世間，我心不與眾生共諍，無濁歡悅。我今得無上人上之法，昇進得安樂居，謂遠離法定。彼沙門、梵志所說，不是不非。』不是不非已，得內心止。伽彌尼！是謂法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汝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昇進。

「復次，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，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過夜曉時而作是念：『我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』彼便自見，我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。彼自見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已，便生歡悅，生歡悅已，便生於喜，生於喜已，便止息身，止息身已，便身覺樂，身覺樂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，則心與悲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，二三四方、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與悲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彼作是念：『若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有施有齋，亦有呪說，有善惡業，有善惡業報，有此世彼世，有父有母，世有真人往至善處，善去善向，此世彼世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若彼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者，我不犯世怖與不怖，常當慈愍一切世間，我心不與眾生共諍，無濁歡悅。我得無上人上之法，昇進得安樂居，謂遠離法定。彼沙門、梵志所說不是不非。』不是不非已，得內心止。伽彌尼！是謂法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昇進。

「復次，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，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過夜曉時而作是念：『我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』彼便自見，我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。彼自見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已，便生歡悅，生歡悅已，便生於喜，生於喜已，便止息身，止息身已，便身覺樂，身覺樂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，則心與喜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，二三四方、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與喜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彼作是念：『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，自作、教作，自斷、教斷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煩憂慼，搥胷懊惱，啼哭愚癡，殺生、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、飲酒，穿墻開藏，至他巷劫，害村壞邑，破城滅國；作如是者，實為不作惡。又以鐵輪利如剃刀，彼於此地一切眾生，於一日中斫截斬剉，剝裂剉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積，因是無惡業，因是無惡業報。恒水南岸殺、斷、

煮去，恒水北岸施與、作齋、呪說而來，因是無罪無福，因是無罪福報。施與、調御、守護、攝持、稱譽、饒益，惠施、愛言、利及等利，因是無福，因是無福報。若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者，我不犯世怖與不怖，常當慈愍一切世間，我心不與眾生共諍，無濁歡悅。我今得無上人上之法，昇進得安樂居，謂遠離法定。』彼於沙門、梵志所說不是不非，不是不非已，內得心止。伽彌尼！是謂法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汝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昇進。

「復次，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，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過夜曉時而作是念：『我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』彼便自見，我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。彼自見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已，便生歡悅，生歡悅已，便生於喜，生於喜已，便止息身，止息身已，便身覺樂，身覺樂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，則心與捨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，二三四方、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與捨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彼作是念：『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，自作、教作，自斷、教斷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煩憂慼，搥胸懊惱，啼哭愚癡，殺生、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言、飲酒，穿墻開藏，至他巷劫，害村壞邑，破城滅國；作如是者，實為作惡。又以鐵輪利如剃刀，彼於此地一切眾生，於一日中斫截斬剉，剝裂剸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積，因是有惡業，因是有惡業報，恒水南岸殺、斷、煮去，恒水北岸施與、作齋、呪說而求，因是有罪有福，因是有罪福報。施與、調御、守護、攝持、稱譽、饒益，惠施、愛言、利及等利，因是有福，因是有福報。若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者，我不犯世怖與不怖，常當慈愍一切世間，我心不與眾生共諍，無濁歡悅，我得無上人上之法，昇進得樂居，謂遠離法定。』彼於沙門、梵志所說不是不非，不是不非已，得內心止。伽彌尼！是謂法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昇進。」

說此法時，波羅牢伽彌尼遠塵離垢，諸法淨眼生。於是，波羅牢伽彌尼見法、得法，覺白淨法，斷疑度惑，更無餘尊，不復從他，無有猶豫，已住果證，於世尊法得無所畏。即從坐起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今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」

佛說如是。波羅牢伽彌尼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波羅牢經第十竟(四千八百)

## 中阿含經卷第四(一萬八百十三字)

## 中阿含業相應品第二竟(二萬一千六十字)(初一日誦)